

但愿书长久

——书痴范用和他为书籍的一生

□ 姚一鸣

收到新购的《范用：为书籍的一生》，不禁被其质朴典雅的装帧打动。无论是封面设计中的藏书票图案，还是书的插图、用纸及整体装帧，都十分精美考究。此书由80岁高龄的宁成春先生设计，书名取自范用为俄罗斯出版家绥青出的传记《为书籍的一生》。作为一位出版家，书店里有不少关于范用的书，如《我很丑也不温柔——漫画范用》《书痴范用》《书魂永存——范用纪念文集》《时光——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》《范用存牍》等。《范用：为书籍的一生》由与其共过事的汪家明先生编著，内容以“书”为线索，呈现了范用一生的出版风貌，即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腥风血雨中的读书、做出版，到新时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编书、出书、设计书，再到晚年的写书、推广书等，展现了范用70年与书为伴、与书为友的历程。

对于范用的了解，在于从1978年到1986年这八年，其间他出版了一批影响深远的书，也是范用作为出版家、编辑家最为辉煌的时期，如《西行漫记》《傅雷家书》《随想录》《晦庵书话》等经典图书，影响了一代

年轻人。正如汪家明在“文末小记”中所述：“做出版，说到底是和书刊打交道，包括最初的读书、买书，到后来的编书、设计书、出书，再到藏书、写书、推广书。围绕着书来写，最适合范用。有人说，范用是纯粹的爱书人；也有人说，爱书人有很多，但能称得上‘书痴’的，却是凤毛麟角。范用正是这样一位典型的‘书痴’，连给朋友画像，都把他们归类于什么书；而朋友给他的画像，称他为‘绝版书’。”把爱书如痴的范用称为“绝版书”，真是十分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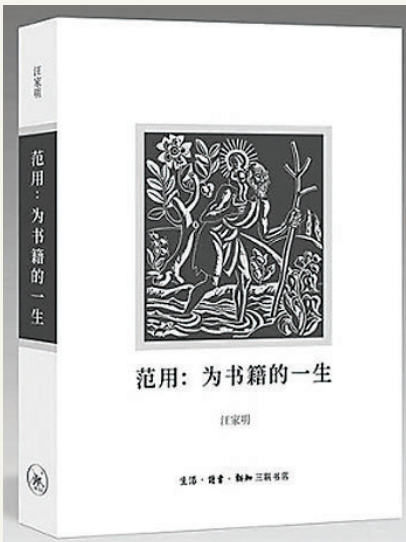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吸引人的是附录部分，由范用之女范又写的《出版工作之外的父亲》一文。从女儿的视角，范又描述了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——“在我眼中，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、脾气有些怪的人”“从小到大，无论是哥哥还是我，与父亲的交流并不多”。在女儿的笔下，范用是个不怎么称职的父亲。可能因为范用是家中的独子，被长辈们溺爱惯了；也可能是范用夫人比他大三岁，其依赖性比较大，家中的一切都由夫人操持，范用只顾着自己的书。家中的范用还十分“吝啬”，“父亲爱书，

爱到了吝啬的地步……他倒不是反对我们看书，只是担心书被弄坏、弄脏。借阅他的书有很多规矩：不准把看到中途的书打开扣着放，不准卷握着书看，也不准折书页角。所以每次看他的书我都包上书皮，准备一个书签，一时找不到书签就用纸条代替……”

范用夫人去世以后，他便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样，晚年的生活变得十分寂寞。范又写道：“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。失去了母亲的悉心照顾，没有了可以说话、撒娇的老伴，他非常不适应。除了读书、看报，父亲只有与电视为伴。一两年之后，他的心境略好了些，又振作精神编辑了几本书，写了一些散文。近几年，父亲明显衰老。他本来兴趣广泛，整天忙忙碌碌闲不住，但这两年变得对什么事都很冷漠，什么事也不想做，除了上卫生间，一天到晚都睡在床上，怎么劝都不肯下地走动，与以前判若两人。过去他虽然很少与家里人讲话，但是经常与老朋友电话聊天。近年由于听力越来越差，电话也不打了。父亲走后的这些年，我回想起来才明白，他最后这一两年整日躺着不肯下床，饭也吃得很少，实在是受疾病困扰，没有力气，没有胃口，并不完全是任性。”

女儿笔下的范用，与我们所知晓的编辑家、范老板，是大相径庭的，至少是令人有些诧异。那个编了那么多好书的范用，那个在出版领域叱咤风云的范用，生活中原来是这样子。范又并不是在揭父亲的短，而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、爱书如痴的父亲。他是一个普通的父亲，也有缺点，但对书、对出版事业的热爱是真挚的，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书籍。其实，在范又的《出版工作之外的父亲》一文中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女儿对父亲的“抱怨”，而是字里行间透出对父亲的爱和理解，也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范用。

除了编书、写书以外，范用也是一位藏书家。与许多爱书人不同，他的爱书没有丝毫的休闲意味。他不是爱书的版本价值，而是爱书的内容，爱与书有关的一切，比如作者的签名本，比如鲁迅编印的书，比如一些画片、



《范用：为书籍的一生》汪家明 编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贺年卡，比如作者题签、手稿（像丰子恺写的“读书与出版”、李一氓写的“一氓题跋”、唐弢写的“晦庵书话”等墨迹）。同时范用还收藏各类民国画报和期刊，如共出版172期的《良友画报》，他几乎有全套，这些都是他利用各种机会从北京、上海、苏州等地旧书店淘来的。范用不张扬，只是默默地收集，见证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变迁。

2010年9月14日，范用走完了为书籍的一生，永远告别了他的“书城”，告别了他终生热爱和眷恋的编辑出版事业。2020年9月，在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，为纪念这位为出版工作奉献一生的老前辈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、上海三联书店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“为书籍的一生——范用逝世十周年纪念展”。展览以范用先生生平为起始，将他的不同身份分章呈现：革命者范用、编辑出版家范用、杂志家范用、作家范用、书籍设计家范用以及范用珍藏。通过书信、书籍档案及范用珍藏的实物等，范用先生“为书籍的一生”得以精彩呈现。

我有幸参观过一次“为书籍的一生——范用逝世十周年纪念展”，举办地在上海隆昌路附近。展览中范用珍藏的实物、书信、手稿、书刊等，以及现场相关录像，真实立体地还原了书痴范用的形象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著名出版家范用(1923—2010)

近读詹福瑞先生的《小言詹詹》一书，颇感惊奇。此书最突出的特点，用一个“小”字便可以概括。全书收录了三种文章，一是关于文化、文学的短论，二是关于文学史的短文，三是介绍前辈师尊的人格学问、同辈师友的治学成果、为学生新书作序的小文。从篇幅上看虽然都是短小之文，但是读后感受颇深。

小文章见大视野，是《小言詹詹》一书最突出的特征。具体表现在：其一，在时间维度上沟通古今，视角宏大广阔。如《中国文学自觉诸说》一文曰：“孔子对于言文与不文的言说，到汉代以辞赋为条件的侍从文人队伍的现出，以及对辞赋特性的揭示，再到魏晋时期曹丕、陆机对‘文’的专门论述或描述，众多的总集别集的编写，齐梁时期的文笔之辨，尤其是钟嵘《诗品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和萧统《文选》的出现……罗根泽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中认为曹丕时代‘甫乃以情纬文，以文披质，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’……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说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是因为文学已经到了一种抒情化、个性化的时期，用个性化来解释文学的自觉。这些都是考察中国文学自觉的重要切入点。”作者打破时间界限，古今对比，异同辨析，揭示出文学自觉的历史流变，上下几千年，尽收眼底。再如《关键在于发现价值关联》一文曰：“在中国历代



小文章见大视野

——读詹福瑞新著《小言詹詹》

□ 于景祥 宋艳欣

影响甚大的汉大赋，以描写帝王的宫苑、游猎生活为主，是属于歌功颂德的文学。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就对其价值提出疑问，1949年后，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，它已经成为标本文化。但是近些年，汉大赋地位又有回升，赋体又复活为一种今体……”由汉代到现当代，足见作者思接千载，目光深远。

其二，一些小文章在空间维度上中西贯通，视角广大。如《苍凉的孤旅之悲》一文曰：“无论中国还是西方，都有人死灵魂不死的认识，宗教不必言，哲学亦不乏此论，柏拉图即认为：‘灵魂必定是在生前就已经存在的’，而人死后，‘死者的灵魂是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，并且会按适当的顺序再回到地上来’……但在李白看来，‘旷野多白骨，幽魂共销铄’，人的躯体同灵魂都会湮灭于漫漫的时间之中，这比灵魂不死说对生命的认识更为彻底。他把人的生命断然置于此生、当世，不给人留下任何妄念。”通过中西对比的方式，既突出李白对灵魂存灭的独特认识，也揭示出东西方在这一问题上认知的差异，比此前在这一问题上单一的本土视角要宏阔得多。再如《诗人与镜子》一文曰：“古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曾说：‘你微粒般生命在宇宙中只是一瞬，如果不趁此短暂时光将灵魂点燃，它和你就会永远消失在茫茫宇宙，永远不会重返再生。’威尔·杜兰特也说：‘即使是在生命丢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能赞美生命，那就是因

为我们希望可以重新找回生命，找回一个更为公平的生命，那时的我们与肉体脱离，拥有不死的灵魂。’李白的生命意识则不然，与其说是恐惧死亡，不如说是恐惧衰老更为确切。他的哲学虽非向死而生，由死亡而反思如何生活得更好、更有价值；却是向老而生，由人将老去，而反逼少壮之时，如何生活得更有价值、更有意义。”将李白的生命意识与西方人的生命意识进行比较，进而突出了李白生命意识的独特性。视通万里，眼界宏阔，颇具启发意义。

以少总多，是《小言詹詹》一书的另一个突出特征。具体表现为小文章中具有特别丰富的内涵，容量极大。

一是善抓典型，以点带面，以一驭多。如《中华文学的开放性》一文以外来佛教与中华文化相互融合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为例，阐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性，特别具有典型意义，收到了以少总多的效果。再如《清理与创新》一文在介绍整理古代典籍中“借旧籍而生新义”的方法时，以郭象的《庄子注》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，以一驭多，使读者由此而对魏晋时期王弼的《老子注》《周易注》《老子指略》《周易略例》、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《四书集注》等众多整理古籍著作的理解豁然开朗，把握了要领，确实达到了以少总多的境界。

二是言简意赅，以一当十。如书中论述先秦文学成就时说：“《诗经》的赋比兴手法，

《左传》的叙事艺术，《庄子》的想象与虚构艺术手段，《楚辞》的抒情艺术，都成为历代文学学习的典范……比兴原则、春秋史笔、寓言写真、香草美人等，虽逾千年仍为有效的批评话语传统……要之，先秦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滥觞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。”《先秦文学的历史高度》寥寥数语不仅高度概括出先秦文学的特殊成就和地位，而且揭示出这一时期史学、哲学各个层面的非凡造诣，语言极其简练，但内涵特别丰富。更精彩的是对“后必胜前”的进化论文学观的批评：“后必胜前的文学观，其根源是进化论。然而进化论对于文学甚至所有的精神产品，未必完全适用。轴心时代的思想家，如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，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，数千年来都是经典，至今仍具有无法超越的高度，就是明证。”（同前）言简意赅，论点、论据、论证齐全，达到了通达圆照的境界。

三是“立片言而居要”。如《中国文学自觉诸说》一文载：“中国古代文学，经史之外，以诗文为正宗。而欧洲文学是发源于古希腊的史诗，小说、戏曲文学是其主流，故其文学特质强调形象。而以诗文为正宗的中国古代文学则不是这样，抒情言志是文学的主要内涵。”通过中西比较，作者三言两语便揭示出中西文学的本质差异。

从历史上看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中说：“以少总多，情貌无遗。”宋人葛立方在《韵语阳秋》中曾说：“尝鼎一脔，可尽知其味。”清代王士禛在《渔洋诗话》中指出：“一滴水，可知大海味矣。”《华严经》有云：“以一统万，一月普现一切水；会万归一，一切水月一月摄。”以上强调的都是要以小见大、以少总多。仔细品味詹福瑞先生的《小言詹詹》一书之后，对这些论断深有会心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